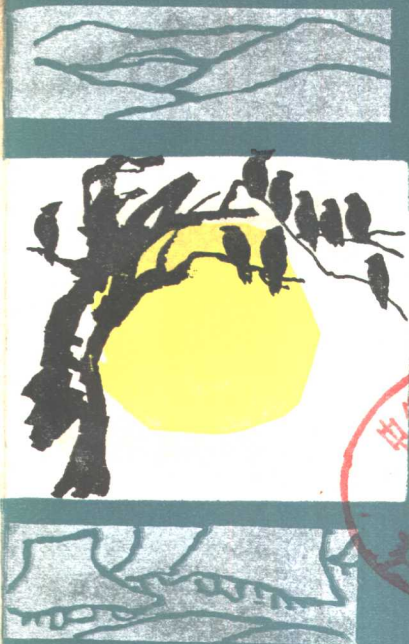


曾野綾子小说选



图书馆

国文学

曾野綾子小说选

文洁若 文学朴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曾野綾子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8}$ 插页2

198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138·111

定价0.56元

前 言

曾野绫子是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原名町田知寿子，一九三一年生在东京府南葛饰郡本田町。父亲町田英治郎是一家橡胶公司的常务董事。由于葛饰郡地势低洼，过于潮湿，幼小的曾野多次患肺炎，三岁时全家迁到高岗地带的大森区（现名大田区）田园调布。曾野对她所生长的地区印象极深，早期有不少作品是以该区为背景的。

曾野五岁时入圣心女子学院幼儿园。直到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圣心女子大学英文系，受的完全是天主教教育。从她后来的某些作品中对人生所流露出的恬淡态度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的影响。她生活在高级住宅区中，上的是供中上层家庭的女孩子就读的学校，但越来越激烈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地使她面临社会现实。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在圣心女子学院教书的外国修女全被日本政府软禁起来，使曾野大为震惊。由于东京经常遭到轰炸，一九四五年五月，她象当时日本的许多儿童一样，被疏散到石川县金泽市，在县立金泽第二高等女学校借读。同月，又被动员到化工厂，带病制造战斗机零件。停战后恢复学业，次年三月返回东京，继续在圣心女子学院读书。十八岁时参加中河与一主办的同人杂志《拉曼查》，以曾野绫子的笔名发表了《山麓下的原野》。

一九五一年成为第十五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同人。一九五三年和作家三浦朱门结婚。次年，她写的以美国占领军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远方来客》被选为芥川文学奖候补作品，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随后接连发表《巴比伦的处女市》、《海的坟墓》、《玻璃的恶作剧》等作品，奠定了作家地位。一九五六年应亚洲文化财团之邀请，与由起繁子、三宅艳子、芝木好子等女作家一道赴东南亚旅行。她被南太平洋的风光所吸引，以后遍访东南亚各国。一九六〇年六月，为了出席第三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与三浦朱门一起访美，从北美的西雅图乘车旅行到中美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接着又到亚马孙河流域和多米尼加，九月回国。根据这次旅行的经历，她写了长篇小说《里奥·格兰德》（1961），以一个虚构的南美国家为背景，写了一个抱虚无主义态度的日本人的遭遇。一九六二年八月，与三浦朱门周游英、法、西、意、希、土各国，十月回国。一九六六年到曼谷访友，在泰国北部参观日本前田建设公司的筑路工程。那些筑路者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她。次年，她又在雨季赴该地，并于一九六九年写完长篇小说《无名碑》。无名碑指的是道路，暗示着修筑它的人不会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一九七一年出席在爱尔兰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一九七五年随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访问我国。多次的外游使她的视野开阔了。

曾野从小爱好文艺，在继承日本古典和近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文学流派的影响，通过她自己的创造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日本江戸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玉小栴》中指出，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

语》的基本精神是“幽情”——也就是说，在人的种种感情中，使人感受最深的是苦闷、忧郁和悲哀。读曾野的某些作品时，我们觉得她把这种日本传统的“幽情”和天主教“人生不过是过眼浮云”的谛念浑然融为一体。

然而曾野更主要的一面是现实主义。战后日本社会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使她感受很深，因此她写了不少真实反映日本当代社会风貌的优秀作品。事实上，就连她的一些宗教题材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现实深度。例如《不在之室》

（1975）就揭露了修道院内也有贫富悬殊的问题。修女们在天主面前并不平等。哪个修女家里有钱，经常送东西来，就可以过得优裕一些。没有家庭接济的，在修道院里一辈子只能照样受穷。在这类作品中，曾野是把神父、修女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描写的。长篇小说《奇迹》（1973）写一位叫柯尔贝的神父在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毅然为了顶替一个有妻室的人而献出生命。在中篇小说《压伤的芦苇》（1974）里，年轻的菱刈神父为了拯救一个怀孕后被抛弃的孤女，脱离神职，决定和孤女结婚。中年的光森神父通过教徒的忏悔，分享他们的爱憎悲欢，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日本女作家宇野千代指出：“故事发生在湘南地方濒海的山丘上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里。作者以无比精确的笔法层次分明、绘声绘色地写出一部人间戏剧。”日本评论家矢代静一写道：“这部作品结构谨严，戏剧性极强。众所周知，作者在日本是少数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①

① 均见《压伤的芦苇》解说，中央公论社一九七四年版。

曾野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来谈：（一）谴责偶像崇拜。（二）反对战争。（三）冷酷无情的现实下个人的遭遇。（四）妇女的命运。

（一）为了把深刻、动人的思想内容纳入较短的篇幅中，曾野在提炼主题、安排情节、布置人物等方面狠下工夫。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要算是她对本世纪初发生的一个事件进行大胆构思写成的《幸吉的座灯》（1967）了。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日本资本主义经过激烈的原始积累阶段，在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势力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了。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不断完备，二十世纪初，开始有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色彩。天皇被奉为神明。一九一一年，当局就以阴谋暗杀天皇的莫须有罪名，将日本社会主义者先驱幸德秋水等十二人处以死刑，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这就是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间，《幸吉的座灯》的时代背景。

火车司机宫寺定吉曾两度使天皇所乘的火车倒退，触犯了“御用专列不得后退”这条不成文法律，在天皇至上论的压力下，他自缢身死。他的两个子女的不幸是他的妻子阿逸造成的。阿逸本人既是杀害亲生女儿的凶手，又是天皇至上主义的受害者，是传统封建道德支配下愚昧、盲从的化身。在这个作品里，曾野以有限的篇幅，寥寥几个人物和比较单纯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某一侧面的本质。掩卷之后，使人不禁对偶像崇拜和近代迷信的严重后果义愤填膺。

(二) 最可贵的是，曾野还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地横行霸道，践踏我国人民。《春草之梦》(1974) 中的癌症晚期患者吉田，在和平时期是那么慈祥而热心公益，是孩子们的贴心人。他甚至省下自己仅有的一点营养喂野猫吃。谁能想到，当年在侵略战场上，他也曾参与过奸淫中国妇女的罪行。作者把吉田的忏悔安排在芳草如茵的公园里，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幽美恬静，听他诉说的千鹤又是个对那次战争没有多少知识的年轻妇女。作者用简练的笔墨描绘出千鹤的反应：

千鹤觉得自己的指尖都冰冷了。

千鹤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最后，千鹤对叔叔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真讨厌。刚才他对我讲起了战争期间在大陆强奸中国妇女后又杀掉的事情。那种事竟然真地发生过！”通过千鹤的反应可以看出，战后在日本，对那场不义的战争持批判态度的新一代正在成长。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穷兵黩武政策，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很大的祸害。《只见河》(1968) 中的岩男，被征驱往战场，身心饱受创伤，回来后等待他的却是妻子的死亡。岩男只能以死来对那场毁掉了自己和妻子的战争表示抗议。无辜的儿童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滨海的庭院》(1965) 中的那些孤儿，被生活无着的父母所遗弃，在孤儿院里度过悲惨的童年。故事本身相当平淡，但读来并不枯燥。尤其是作者用她所擅长的对比手

法，以高个子中学生对抛弃自己的父亲所表示的满腔仇恨，来映衬在同样境遇下仍能保持淳朴性格的野村玉吉的憨厚作风，使小说更具有感染力。其他作品中，这种手法也时有所见。《断崖》(1958)中的久留米为了给报纸抢独家新闻，竭力怂恿菊川冒着生命危险去跳崖，三好则力劝他不要去跳。在这里，作者爱的是宽宏大量，憎的是卑鄙自私。曾野还写了好几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牺牲之岛》(1969)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女子中学生的悲惨遭遇，《一个神话的背景》(1972)的主题则是同一时期波嘉敷岛上的集体自杀行为。

(三) 曾野厌恶现实社会中的虚伪卑污和尔虞我诈。她反映这个制度下的个人遭遇时，所采用的手法新颖别致，不落俗套。她总是在开头渲染气氛，情节的发展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在《鸡蛋和熏肉的早餐》(1964)中，女主人公光子离开日本去找她那个善良而平庸的丈夫时，在机场上遇见了人们欢送斋贺钢铁公司经理的隆重场面。到美国后，又见到了经理的独生子龙一郎。龙一郎和光子本是青梅竹马，此次邂逅，更是一往情深。故事迅速推向高潮，拨开疑云，露出隐在其中的真相。机场上盛大的欢送，原来是斋藤经理忍痛演出的一场戏；不出一年，在资本主义残酷的竞争下败北了的斋藤父子就服毒自杀了。通篇一气呵成，文无虚笔。

在《暴腌咸菜》(1958)中，曾野在对“小人物”——那个衣着寒伧的高中教员寄予同情的同时，用对照的手法，对参加班级会的其他六个人(董事长的儿子横塚、药店老

板、检察官、自卫队一佐、私立大学教授、失业者）的自私自利、蝇营狗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鲑鱼干》（1957）写一个趋炎附势的新任教师摧残了爱慕他的又穷又丑的女学生菊枝的心。若干年后，菊枝和丈夫一起在东京经营橡胶业获得成功，衣锦还乡，昔日的教师却又对她竭尽阿谀奉承的能事。曾野偶尔也写一点轻松的主题，《妙见岛夕景》（1962）描写一对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通过共同兴趣逐渐建立了纯洁的感情，基调明朗健康，显示出作者别致的风格。

（四）在《高更》（1968）里，作者探讨了 她一向关心的日本妇女的命运问题。女主人公李江为了反抗不忠实的丈夫而出走，结果只不过沦为另一个有妇之夫的玩弄对象，闹得连唯一的儿子也不认她了。在《爱的墓碑》（1959）中，千江的父亲是造成她的不幸的直接根源，但他本人其实也是日本社会中生存竞争的牺牲品。资本家为了赚钱而公开设立的赌场使得他债台高筑，他把女儿变相地卖给她所厌恶的男人，千江终于死于非命。在长篇小说《虚构之家》（1974）中，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个主题：女主人公雅子是个典型的温柔贤慧的日本妇女，丈夫是大学教授，儿子是东京大学高材生。她在家中受尽欺凌压迫，生病发烧时儿子逼她去买苹果酒，因为头晕，摔倒在街上，死于车祸。小说中另一个家庭是开旅馆的，经理日和崎的儿子小基，过于娇生惯养，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空虚，初中时就自杀了。由于这部作品指出了日本当代家庭的症结所在，成为畅销书，引起巨大反响。自一九七四年四月问世后，仅仅七个月，就重印了七十次。

在艺术手法上，曾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腻明快，叙述描写中不时辅以优美的抒情笔调，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情节安排得严密紧凑，描写环境场面洗练贴切。她还以自己独特的洞察力探索了人们心灵的奥秘，接触了一些与日本人民休戚相关的题材。有些篇章显示了隽永的情思和绮丽的风采，富于民族特色，这就是她的作品魅力之所在。

本集所选十一个短篇，写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七四年间。《幸吉的座灯》和《高更》选自《永远的牧歌》（《曾野绫子作品选集》第八卷，桃源社1974年版），《春草之梦》译自《群像》（1974年1月），其余八篇都是根据《曾野绫子选集》第二卷（读卖新闻社1971年版）翻译的。

文洁若

1981年12月

目 次

前言	1
鲮鱼干	1
断崖	14
暴腌咸菜	34
爱的墓碑	53
妙见岛夕景	94
鸡蛋和熏肉的早餐	112
滨海的庭院	138
幸吉的座灯	158
只见河	199
高更	218
春草之梦	243

鲱鱼干

—

事情发生在大正^①初期的一年。

有个小镇子濒临日本海，东依万重山，一排排的房屋沿着一条河从南向北延伸过去。在镇子尽头，河水注入日本海。这里朝阳升得晚，早晨迟迟不见天亮，这就是这个镇子的特点。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菊枝，每天早晨照例在这样暗蓝的天色中清扫房前的地面。菊枝家里开布庄。她正握紧扫帚把儿，把孩子们丢下的粘在泥地上的碎画片儿扫起来。这时候，嘎察嘎察响起了皮鞋声。只见一个身穿立领制服、举止潇洒的青年从她面前走过，拐了个弯儿，朝着河上的那座桥走去。

青年的年纪还轻，却好象已经有些秃顶了，脑门宽宽的。

鼻梁高高的，戴着银丝边眼镜，不知怎地给人以好感。菊枝注意到他的嘴唇象女孩子那样红。

^① 大正年间是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

过了一会儿，菊枝走到房后，放好了扫除用具。她忽然看见那个青年伫立在桥上，定睛看着河水注入大海的地方。河口停泊着几艘灰色船只，还从远方的什么地方传来汽船的响声。菊枝用一只手扶着长在院子里的杏树枝儿，眼睛老是离不开那个青年的身姿。在这个乡村镇子里，象他那样冥思遐想的人是不多见的。

那天正好是新学期开始的日子。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介绍这次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前来任教的老师。当菊枝知道了那正是今天一早看见的那位青年时，她感到非常惊讶。

老师叫作仁科保雄，而且听说他要担任菊枝她们五年级的班主任。

——仁科老师一定是为了熟悉一下他新搬进来的这个镇子，才一起床就去散步的。象老师这样一个人，究竟在这个镇子里作何感想，打算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菊枝想到全班只有她一个人已经看到老师个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心里兴奋起来。这样明亮而又格外晴朗的北国春天，使她心旷神怡。然而哪怕到了冬天，被茫茫大雪堵在屋里，只因为从今年起身边有了那样一位老师，她反而会觉得愉快。

开学典礼结束了，仁科老师来到五年级的教室。老师向大家致意之后，看着记事本大声说：“班长安田君太郎，副班长林菊枝，到前面来吧。”

对菊枝来说，幸福不能表现得更具体了。她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事实：早晨在街上老师曾和她刹那间目光相遇，那时老师给她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而老师却一点儿也不记

得她了。

“老师刚来，还不大了解大家的情况，你们两个人要协助老师，好好干吧。”

菊枝规规矩矩，伸直了手按住裙子^①褶儿，脸上泛起红晕，倾听着这番话。

仁科老师让他们两个人回到座位后说：“有插班生，请进来。”

一个少女身穿漂亮的连衣裙，由她那位穿着整洁的和服的母亲领着，在走廊里等着呢。

“是友井笃子吧。”

菊枝呆呆地望着那位少女的脸。刚才那种得意到极点的心情已经消失了。

少女穿的是在这个镇上还罕见的连衣裙。腰身做得很低，底下，短裙象盛开的花儿一样撑开来。袖口用带子扎在手脖子上。这在菊枝看来，简直象是西洋的公主似的。尤其使菊枝瞠目而视的是这位少女的长长的睫毛，它在少女那皮肤白皙、鼻梁高高的脸上投下了仙女般的阴影。

“友井同学对这个镇子不熟悉。请副班长在各方面照料一下。”

仁科老师从后面温和地用手扶着少女的肩膀，让她向大家行了礼。

菊枝愣了一会儿，接着，一种必须亲切照料这位美少女的责任感涌上心头；并且还交织着想跟她成为比班上谁都亲

① 原文为袴，系在和服外面的日本式裙子。

密的朋友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独占欲。

从离开学校到回到家的这段时间里，菊枝已经知道了友井笃子是这次新上任的郡长的女儿。菊枝想起了仁科老师对笃子是那样殷勤。不知怎地她觉得有些难过，可是老师的态度只能说是理所当然的。她不得不认为郡长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且仁科老师嘱咐她照料郡长的女儿，是非常光荣的事。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受到仁科老师的信赖，菊枝心里就稍微塌实了。

新添了地理和历史课，菊枝马上尝到下一步的苦头。友井笃子好象不等听讲就已经知道北海道的道厅所在地是札幌，桦太最大的港口是大泊。对于仁科老师不时的提问，只有笃子答得上来。菊枝敏感地觉察出，仁科老师由于自己的提问得到了流畅而又正确的回答，似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你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啊。”

在这以前，菊枝门门功课都不曾落在别人后面，所以不会讲夸奖别人的话，她这么说的时侯，心里仿佛轻轻地被刺了一下，感到一阵剧痛。

“我在北海道的伯母家也呆过，而且我爸爸的好朋友是大泊的镇长。”

笃子没把自己的知识当回事。菊枝觉得这个少女在日本各地都有地位显赫的熟人或亲戚，活象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她见过不少世面，这也使菊枝惊讶不止。除了这个小城和毗连的几个村庄、镇子外，菊枝还哪儿都没去过呢。

沉闷的春天就那样转入了夏天。那一年杏树没怎么结

果。说起来，刚交早春，色彩浓郁得犹如桃花一般的杏花开放的时节，一天夜里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当晚，菊枝惦记着杏树，夜里怎么也睡不着。她恨不得撑起伞，通宵站在杏树旁。然而她感到，担这份心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有一天母亲说：“菊枝，近来你可偷懒呢。”

所谓偷懒，是这么回事：菊枝平素缝制一些婴儿的围嘴和帽子之类的东西，放在自家的店里，卖出去了就给她当零用钱。菊枝手巧，又擅长绘画，捉摸下一次要变什么花样，倒也是个乐趣。可是新学期开始以来，手工副业一点也顾不上了，却一个劲儿地学习。她是希望博得仁科老师的赏识，而且竭力要在知识方面赶上友井笃子。

“因为增加了史地，作业也多了。妈妈，你还不如把我的和服给截短一些呢。”

“为什么要截短？”

“裙子下面，和服露出两寸长，真难看。”

“什么啊，长一些才暖和呢，不知道强多少倍。跟郡长先生的女儿什么的交往，自己也扬扬得意起来，说任性的话，妈妈可不答应呢。”

“妈妈真笨！妈妈什么都不懂，一点世面也没见过，别吹牛啦！”

“菊枝！”

菊枝跑掉了。

她听见母亲对在店头闲呆着的熟悉的女人说：“真是不懂规矩，到这个岁数不听话啦。”

“跟郡长先生的女儿交往那还了得？”